



那年，我的工作一直不顺，总想着去外面的世界打拼。母亲劝我留在家乡，我却执意要离开，并且对母亲说，一定要做出个样子再回家。

可是，孤身一人在异地他乡生活工作，比我想象的艰难百倍。一年快过去了，我在工作上还是没有什么起色，总觉得自己处在边缘地带。男友的家人也因为我家在异地，不同意我们交往。很快，我发现男友在疏远我，我们渐渐不再联系。

那时，人生真的是跌到了最低谷。事与愿违，心想事不成，苦恼、沮丧、失落折磨着我。我

觉得自己像一叶浮萍，漂泊无依，找不到自己的根。一个人的夜晚，我开始想家，可是我不敢回去。我算什么？一个十足的失败者，无颜见江东父老。

春节前夕，母亲一遍遍打电话来。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一定要早回家。我用工作忙搪塞着，迟迟不愿回去。快到年底了，母亲急了，打电话冲我发火：“丫头，你以为离得远，我就拿你没办法了？我告诉你，这次回来，你哪儿也甭想去了！老老实实在家呆着，我已经让你舅舅给你找好了工作……”我带着哭腔说：“妈，我回家！”猜得出来，母亲

■图片故事

下一站，家

□马亚伟 文/图

一定得知我在外面不顺，所以让舅舅给我找了工作。我明白，家是最温暖的归宿，即使你在外面遭人冷眼，屡次失败，无足轻重，但是在家人眼里，你都是最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家人不会在意你失败还是成功，只要回家，就是他们最大的安慰。

坐上回家的列车，我感慨万千。车上都是回家过年的旅客，有些人看上去那么兴奋，衣锦还乡的样子。车上还有一些学生，他们笑着唱着，无忧无虑。有几个学生在唱：“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学生们唱得并不伤感，我却盯着车窗外的风景，泪水飞扬。

离家乡越来越近了，熟悉的

家乡风光出现在眼前。我想起母亲温暖的怀抱，想起父亲宽厚的笑容。在家的時候，一切都是好的。有了委屈，找母亲诉苦。有时任性，冲父亲发发小脾气。那次父亲说了我几句，我开始冲他大喊大叫。可他一点儿没放在心上，赶集卖菜回来的时候，还给我买了我爱吃的麻花。回家，家才是最贴心的地方。

忽然，我听到一个熟悉的站名。那是家乡的名字啊，我的心里一暖。车上的几个学生，异口同声地喊起来：“下一站，家！”我也在心里大声喊：下一站，家。

回到家，父亲早已为我把火炕烧得暖暖的。母亲已经把我的房间收拾好，还贴上了我喜欢的年画。终于回来了，我又回到了家温暖的怀抱！



■青春岁月

洋火枪的记忆

□朱旭 文/图

春节正向我们走来。在一个胡同里，我看见两个孩子正兴高采烈地放鞭炮，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打开了。

记得小时候，我们这些孩子也爱放鞭炮，可那时物质匮乏，大人们大都囊中羞涩，舍不得花钱给孩子们买鞭炮放。

可是，玩儿是孩子的天性，没钱买鞭炮放，我们就自力更生，动手去制造“炮声”来听。

我最钟爱的就要数洋火枪了，那也是得自己动手去做。洋火枪的制作过程相对复杂。我找来一根粗铁丝，弯弯曲曲的，费了好大功夫才把它敲直，弯成了手枪状，再用细铁丝缠牢。把剩余的铁丝用钳子铰下来，做成撞针和扳机。还要用自行车链条做枪管，可家里没有，我得想办法。

我的一位堂叔是修自行车的，我连忙跑到他那里去讨要自行车链条。一开始，他舍不得给，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最后终于给了一小截，上面生了一层厚厚的铁锈。他嘴里还嘀咕着：“可惜了，能卖好几分钱哩！”

我如获至宝，飞快地跑到家中，把链节穿进手枪状的铁丝上，形成一排当做枪管，用皮筋固定好。然后装上扳机，把撞针插入枪管。一把洋火枪就做成了。

我央求妈妈剪下一块红布条，拴在枪上。我把它别在腰间，威风极了！

手持着洋火枪，我俨然一名威风凛凛的小八路，极想在几个小伙伴面前炫耀一番，就一个箭步蹿出家门去约他们了。他们看着我漂亮的洋火枪，都羡慕极了，一窝蜂地涌上前来，争相目睹它的风采。我雄赳赳气昂昂地挥舞着，那股神气劲儿至今记忆犹新。

我掏出一盒火柴，抽出两根，用指甲盖刮下磷药，装进枪膛。举着洋火枪，向一个土堆冲去，小伙伴们尾随其后。我站在土堆上，大声吆喝：“我的高山不许上，上来就打仗。”说着，我端平洋火枪，瞄准前方，扣动扳机，洋火枪发出了清脆的声音。听到枪响，我和同伴都乐开了花。

洋火枪发出的声响还在耳畔回荡。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这帮孩子虽然有时吃不饱，穿不暖，但是非常乐观，总不乏欢乐和笑声，对未来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家庭相册

我家的“八零后”

□高伟 文/图

我的兄弟姐妹这辈人都是“五零后”、“六零后”，我们的下一代都出生在令人难忘的八十年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这两张老照片拍摄于1987年秋天，那天是农历的九月初五，我老父亲的生日。

我和大姐都在外地工作，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每到过节或父母亲生日的时候，都会带着孩子们齐聚父母身边。那一天因为孩子们的到来，家里会热闹得像开了锅一样。

那年我初学摄影，正处在兴致盎然的新鲜劲儿里，从朋友那里借了一架“海鸥”120相机，用的是黑白胶卷，照片也是自己学着冲印的。照片拍摄地点是在新汶矿务局电影院门口。

那时电影业萧条，国产电影几乎没人看。电影院为了维持生存，都改成了录像厅，放的都是清一色的香港早期武打片录像带。走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录像厅里“嘿嘿哈哈”的打斗声不



绝于耳。每一家录像厅门口都竖着一块招徕顾客的录像广告牌，我用这花花绿绿的广告牌做背景，给孩子们拍了这张很有时代特色的合影。

现在，这些当年的小萌娃们都已经三十岁左右了，我们这些“前浪”乐得被拍在沙滩上。他们的事业各有所成，他们的家庭幸福甜蜜，还陆续有了自己的小萌娃。

这些老照片会勾起孩子们对童年的美好回忆。



永不落幕的牵挂

□张群 文/图

父爱是一座山，日复一日积蓄着深沉的爱，我的父亲亦在坚毅的外表下深藏着温暖妥帖的爱。

父亲的牵挂似春天第一缕轻柔的微风破晓般驱除我生活中所有的阴霾。幼时的我身体羸弱，每到冬季都会患上几场声势浩大的感冒，持续的高烧令父亲万分焦灼不安。他蹬着二八式飞鸽自行车急匆匆地把我带到医院，找到关系莫逆的老同学，省略掉客套与寒暄，劈头盖脸地直奔主题：“孩子的感冒会不会引发心肌炎呀？”医生审慎地回答：“打退烧针，不会引发心肌炎。”这时，父亲才如释重负地松一口气，焦虑的表情缓和下来，紧紧攥着处方带我到注射室打退烧针。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知识分子中第一批全面接触计算机的工程师，父亲立刻被先进的计算机吸引住，言谈中自然而然流露出对科技日新月异的憧憬与赞叹。他时常谈论起Basic程序设计的工作原理和基本术语，同时深深叹一口气，“女孩子逻辑思维不强哟！”父亲担心以文科思维方式

见长的我会跟不上科技进步的步伐。

父亲毫不犹豫地掏出半个月工资让我到计算机学习班学习编程。在当时，大多数家长甚至不知道计算机为何物，父亲的培养理念无疑是前卫而新潮的。直到大学三年级，父亲的深谋远虑才日益凸显出来。对于文科班的女生们，编程犹如横亘在学海的坚冰令人望而却步。但我凭借年少时的“童子功”，灵活地触类旁通，轻松地通过了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水平测试。

三毛曾经说过，她不敢要孩子，是因为她负担不起那份牵挂那份心情。见过父亲眼里湿润晶莹的眼泪，震颤着我的心弦。在我决战剖宫产的紧要关头，父亲被隔离在手术室外，他手捂脸呜咽起来，那是饱含关心的泪水，冲毁了他坚强的伟岸。

现在轮到我给2岁的儿子遮挡风雨，更加真切地体会到父爱的真挚与朴实。父亲拥有最旷达的胸襟，最浓烈的父爱，他对女儿的疼爱是一份永不落幕的牵挂。

